

赛金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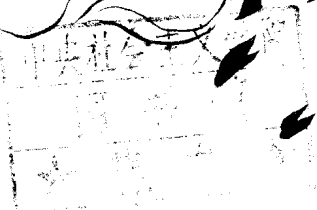
金东方著

100/5/4



200088564

赛金花



赛金花

金东方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7印张 3插图 119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200

书号：10422·15 定价：1.05元

内 容 提 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赛金花可谓一代奇女子。她十四岁贵为状元夫人，随夫出使德、俄、荷、奥，艳惊四座。二十一岁堕落风尘，颠倒众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为救黎民，她不惜冒险犯难，与德将军斡旋，舌战德公使夫人。她不单名重一时，更曾获慈禧太后亲自诏见。然而世态炎凉，富贵如云烟，赛金花后遭小人陷害，在贫困潦倒中死去。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赛金花辗转变幻、传奇坎坷的一生。除此之外，作者还在历史背景、人物和事实方面加以翔实考证，再加上人物性格和情节的细致描写，使小说兼具真实感和趣味性。

目 录

楔子 顾妈简述金花后半生	(1)
一、姑苏城外邂逅洪钧	(10)
二、凤冠霞帔行婚礼	(25)
三、状元夫人出洋	(35)
四、柏林社交	(42)
五、与德皇后合影	(49)
六、俄谍售计得逞	(54)
七、洪钧被参死在北京	(62)
八、孙绍棠闯进她的生命	(75)
九、出洪府重堕风尘	(92)
十、朝廷大臣赞助“赛金花书寓”	(104)
十一、义和团“扶清灭洋”闯祸	(121)
十二、慈禧挟帝“西狩”	(135)
十三、八国联军屠城	(143)
十四、为民请命见瓦德西	(150)
十五、家喻户晓“赛二爷”	(158)
十六、受嘱托“和议会”外奔波	(170)

十七、赛金花舌战克夫人	(181)
十八、城下盟丧权辱国	(194)
十九、颐和园慈禧诏见	(204)
二十、遭小人陷害郎当入狱	(219)
廿一、身系囹圄豪情干云	(230)
尾声	(243)

楔子 顾妈简述金花后半生

记者跨进房门，不仅一股混浊空气冲鼻而来，屋内因为下了厚重的窗帘儿竟什么也看不清，只觉靠里一张大炕差不多占去了房间的一半儿……刚定下神，眼睛也稍稍习惯了幽暗的光线，见炕上靠着个干瘦的老太太。

一九三六年深秋，一个晴朗的午后，在北京天桥一带破败的陋巷内，有位戴眼镜儿、穿格子绸衬衫、毛衣和藏青料子窄裙的年轻小姐，手提一篓天津雅梨，正在东张西望找门牌儿呢。她似乎有困难，截住了途人请问，途人用手一指，小姐点点头再往前走几步，转个弯，一抬头，见墙顶一块小牌写着“居仁里”三个字，喜上眉梢。

小姐在一个比四邻更残破的大门口站定，掏出麻纱白手绢儿抹了抹额头，一脚跨进门去。

四合院儿里乱七八糟，到处是破瓦缸、簸箕、

扁担和箩筐，儿童领着小狗儿和母鸡在晾衣竹上挂下来的尿布、破被单之间钻进钻出，嘻哈吆喝；阳光在这儿也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土般没精神。西北角有一口井，女人们在井边洗碗骂孩子。小姐进院子呆了呆，胆怯地问：

“请问大嫂，赛二爷住在这儿么？哪个屋？”

没人理睬。半晌，那洗砂锅的妇人正眼儿也没瞧地朝东屋嗽了嗽嘴。小姐道了谢向东屋走去；见门口贴着一张写“江西魏寓”四个字的红纸条，已经褪色了，这时，门内跨出一位约有六十岁年纪胖胖的老妈子，双手沾满了白面粉。

“请问大妈，赛二爷在家么？”

“在家，”老妈子咧嘴、眯眼，笑得很慈祥：

“请小姐屋里坐。”

一明两暗三间东屋；堂屋里靠东有张半桌，瓶瓶罐罐倒也排列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正中一张八仙桌上有只和面缸，老妈子原本是在和面的；贴南北墙各有两张靠椅和一张茶几，四壁空空如也。老妈子招呼客人进来坐定，低声问：

“小姐贵姓？找我们二爷有何贵干？”

“我姓金，是《今日报社》的记者；这水果是给赛二爷的……”

“哦！”老妈子明白了，赶紧洗了手，捧了茶过来笑道：“金小姐是来采访我们赛二爷的——您

也太客气啦，破费，谢谢啦——我姓顾，叫我顾妈得了……”

“赛二爷她……？”

“我们赛二爷最近病得厉害。听说这几天报上也提了，金小姐想必也知道。”

“是的，所以我们采访主任吩咐我来采访，打算作一篇详尽的报道。那么，赛二爷她……？”

“她刚吃了药，这会儿睡了。”顾妈带着歉意道。

“她的病究竟怎么样了？顾妈。”记者压低嗓子问：“报上说她过不了今年，是真的么？”

“大夫说……”顾妈鼻子一酸：“她……”

小姐打开手提袋，拿出一只信封递给顾妈道：

“这是我们社长一点儿小意思，不知道够不够交房租的。”

“哎呀，谢谢金小姐。”顾妈惊喜地接过信封撕开看了一眼道：“够了！清了六个月的欠租还有得多呢。你们社长真是好人哪！”

“顾妈，你跟着赛二爷多久啦？”

“我和赛二爷同年，都是光绪元年生的，今年六十二啦！八国联军来的那年跟了她，一眨眼三十四年喽。”

“顾妈，赛二爷这会儿睡了，不好惊动她。能不能请顾妈先跟我们说说三十四年来赛二爷的情

形，等赛二爷醒了，再请她谈前半生的事，行么？”

“嗯……也行。”顾妈忸怩地道：“只不过咱口才不便；再说，前后次序倒了……。”

“随便聊，”小姐从手皮包里掏出笔记本儿，“次序倒了没关系的，我回报社可以整理嘛。”

“既然金小姐并不嫌弃，咱就老实了吧——那年是光绪二十六年，我丈夫死了，孤苦伶仃一个；赛二爷的‘书寓’刚好请佣人，经过街坊介绍，我就跟了她直到如今。

“我做了一年多，赛二爷买了个姑娘叫‘灵凤’，来了三天就自尽了。以前给二爷得罪过的庄大人的儿子，就找了个女人出头，自称是灵凤的生母，告我们二爷逼良为娼、虐待至死……”

“赛二爷有没有威逼灵凤呢？”记者问。

“这件事儿的前因后果我比二爷还清楚。那时候儿二爷成天忙着在八国联军总司令跟前奔波救人，不大在家。况且赛二爷人多好！别说害人，防人之心也是没有的，处处吃亏；她风光的时候我跟了她，后来吃窝窝头挨冻，我也舍不得离开她。”

“赛二爷被人告到官里之后呢？”

“抓了去并没有开审就关进了监狱，”顾妈哭丧着脸：“孙三爷急病了，不久死了。”

“那时候赛金花结交的全是些达官贵人、王孙

公子，为什么不营救呢？”

“唉！‘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她风光的时候，爬了来讨好送礼的关六爷、钱七爷、赵大人、张公子……这时候都装聋作哑；连那些受过赛二爷救命之恩的人也都不见了。我一家家去求见，头一两次还敷衍我，后来门都进不去了。人称‘游侠’的、和赛二爷拜把子的卢玉舫卢大爷心肠最好，他又去了日本。家里那些没良心的伙计、帮闲的、姑娘们趁我在外奔波、探监，一个个全和外头的流氓串通一气，白天夜里的偷盗抢骗，把赛二爷的贵重东西全都拐跑了。”顾妈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

“后来赛二爷怎么出狱的、怎么去了苏州了呢？”

“到底儿还是用钱买通了天；赛二爷拿出一万两银子去上头疏通了才出狱。去苏州是陆润庠的主意……”

“陆润庠是谁啊？”

“陆润庠也是状元出身，江苏人，是洪状元的至亲。他在太原作官，老佛爷和皇上从西安回京时把他带到北京。他知道了赛二爷的事，就要求刑部将赛二爷押解回原籍，免得她在外头继续丢洪家的脸；就这么回苏州的。”

“回到苏州之后呢？”

“金小姐，您想想，洪状元都死了七八年了，洪家的人怎么会理睬一个姨太太呢？洪家当然不肯把洪状元留给她的五万银元交出来。她无以为生，只好又到上海去设班开书寓；那年是光绪三十三年。”

“赛二爷又堕入风尘了？”

“可不是么？她在上海重开书寓也接待洋人了，不过到底还是熟客多。那些王孙公子都仰慕‘状元夫人’、‘赛金花’之名而来，常有一掷千金的。其中有个三十岁、忠厚善良、风度翩翩的佳公子曹瑞忠，他是沪宁铁路总稽查，待我们赛二爷体贴入微，也不象时常跑青楼的花花公子；赛二爷就洗净铅华嫁了给他。小两口子过着勤俭持家的日子。”

“赛二爷从良了，也算有了个归宿。”

“唉！天有不测风云：不久曹先生竟然病死了。赛二爷落得无依无靠，只得又在小花园立寓见客。”

六年后，江西民政厅长又是参议员的魏斯灵先生和她结婚。那时，上海好些戏院把我们赛二爷的事迹编成文明戏上演，‘赛金花’啦、‘状元夫人’啦、‘一代名妓’啦，老爷有时候也带了赛二爷去看……”

“是么？”记者笑了：“看自个儿在台上活

动，多新鲜！”

“可二爷看了回来总是不乐意，说那些编戏的尽着胡扯。”

“为了票房，编戏的不免夸大甚至无中生有也是可能的。”

“他们在一起恩恩爱爱地过了五年，民国十年老爷又死了！赛二爷已经四十七啦！还能作什么呢？就从上海搬到北京天桥来，十五年了，什么都当尽卖光，如今是……”顾妈擦了擦眼泪哽咽道：

“有了上顿没下顿，她又一身病……”

“顾妈……”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从里间传出来：“谁来啦？”

顾妈擦干眼泪提起水果篓子和那信封套赶紧地进了卧房。

这里，记者因为快要见到当年风华绝代、叱咤风云的名妓赛金花而紧张不安了。她，如今是什么样儿呢？

“金小姐，”顾妈的笑脸在房门口出现：“我们二爷请您进来坐呢。”

记者忐忑不安地走向赛金花的卧房。

记者跨进房门，不仅一股混浊空气冲鼻而来，屋内因为下了厚重的窗帘儿竟什么也看不清，只靠里一张大炕差不多占去了房间的一半儿，其余的又让一个大樟木箱和一张大梳妆台占了去，炕前搁

一张石鼓凳。家具虽旧，质料花款却十分贵重。墙上挂了好些个镜框，全是赛金花年轻时候的照片儿，看不清楚。刚定下神，眼睛也稍稍习惯了幽暗的光线，见炕上靠着个干瘦老太太，正招呼她说：

“金小姐，谢谢您的水果，回去也请替我谢谢你们社长。”

记者凭着微弱的光线审视现年六十有二、曾几何时名震国际的美女赛金花，虽然上等织锦缎袄如今褪了色、两鬓如霜，可是轮廓依稀还在。记者不得不承认，当年的状元夫人之所以风靡中外，绝不是偶然的。

“赛二爷，”记者带着歉意道：“很冒昧，您在病中我还来打扰……。”

“您坐，顾妈沏茶——刚才顾妈已经告诉我了，只不过这儿地方卑污，屈驾得很。也是咱们俩有缘，刚好有人送了一帖药来，吃了睡一觉，这会儿觉得精神好，也许是‘回光反照’吧？”

“赛二爷快别这么说，上了点儿年纪，身上觉着不大爽也是有的，将养几天又好了。”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记者，嗓门儿是清脆娇滴滴的。

“金小姐想知道什么？但凡我记得的，乐于奉告。”

“请问赛二爷，当年您是怎么和洪钧结识的？”

怎么和他一起出洋的？”记者一边儿拿把小刀替赛金花削梨，一边儿问道。

“哦……”赛金花脸色柔和，梦幻般地陷入了回忆之中：“光绪十三年，那时候儿我才十三岁……”

一、姑苏城外邂逅洪钧

只见赵彩云身上穿一件大红遍地锦罗夹袄，搭衬着银丝绣鸾凤白绫裙儿，红白相映，满舱为之一亮；细看那妙人儿，也不过十三四岁光景，翠眉含娇之中说不尽的体态婀娜又流露出天真烂漫。

光绪十三年清明佳节，正是风和日丽、百花竞艳。姑苏城外年年这时候举行“三节胜会”，倾城的公子王孙、窈窕淑女如痴若狂，或骑马、或乘小轿子拥向阊门外的七里山塘；那里停满了画船歌舫，处处笙清簧暖、玉笑珠香，好不热闹；几家挂着船灯彩球的，装饰得格外堂皇新奇。

画舫多往来于阊门与虎邱之间。这种船都是双开门，四面有玻璃，围有精致彩绘的栏杆；船舱很宽敞，摆得下两桌酒席，上面垂下各式华灯以及用茉莉花穿成的花篮；桌椅全是红木花梨嵌大理石。

夕阳西照，三位中年士大夫鱼贯上了大陈家的画舫，一色地戴着瓜皮小帽。胖胖体型的是汪芝房，身材中等年纪稍轻的是吴杰之，走最后的一位姓洪名钧，字陶士，号文卿的，显得出众不凡：颀长飘逸的体态，眉目清秀的长脸上不留胡子，戴一副金丝眼镜儿，举止温文尔雅，他帽上缀着一块晶亮透明白玉，一粒精圆珍珠，身上穿着象牙白宁绸夹袍、一件对襟青灰漳缎马褂。三人进了大舱坐定。

“哈哈！文卿兄给我们拖下水，洗不清啦！”汪芝房兴高采烈道。

“老实说，”洪文卿道：“我也并非真道学，并不想弄得大家没趣，无奈兄弟尚在服中，有所不便。”

洪文卿官至兵部左侍郎，毕生研究《元史》，卓有成就。近年任江西学政，不料任期未满，接得“太夫人疾终”急电，便匆匆报丁忧携眷星夜回苏州奔丧，尽哀尽礼自不必说，好容易挨过了一年。几位好友见他在家闷得慌，今日撺掇他出来散散心。

“前辈，”吴杰之笑道：“既来之则安之，真不叫局也太煞风景吧？”

“兄弟十几年没有闹这玩意了，乏味得很，你们叫，在下恕不奉陪。”